

愛的科學學

上海廣學會出版

賀川豐彥著

愛的科學

上海廣學會出版

著者原序

這本書最初只打算包括『愛的創造』等五章；但是我覺着省略了重大的東西樣的，所以在我患腎臟炎病而躺在床上之間就寫了其他的主要部分。僥倖地有我的朋友村島歸之兄的幫助纔得以告成。在文章上多少有點不統一，是因為一部分是我自己執筆的，一部分是我口授的。書中的有一些是已經在雜誌上發表過的，但是其中的四分之三是新寫的或是口述而筆記的。

我相信我在這本書上已經把我的愛的體系加以說明了。

幫我編輯的村島歸之氏，幫我校正的鎌田研一氏，我願意鄭重地謝謝他們。

學科的愛

2

著者新序

著者新序

愛的科學的譯者，請我在漢譯本上寫一篇序，我覺着非常的難過：因為我們日本人對於中國不斷地破壞着愛的法則。我愛日本樣地也愛着中國，而且我是永久的祈禱着中國早能得到太平的日子。但是日本的軍閥處處作些過分的搗亂，這令我覺着異常的羞愧。可是中國的同志，不管日本有這樣的強暴，仍然來翻譯我的書籍，這不能不叫我驚異中國的寬容。即使我代替日本對中國作一百萬回的謝罪，也不能謝完了日本的罪罷。因此，我連來寫這篇序的勇氣都沒有了。我過於無力，我羞愧我沒有感化日本軍閥的力量。中國的讀者們，請把我當作一個無力者而侮辱我好了，我是應該承受這個的。

不過，如果日本悔改而與中國結交了永久的友好的時候，那就除了藉着愛的法則以外沒有別的路。否，這不止是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如果世界上一切的人種，一

愛的科學

一切的國民都一致地想着要有一種更進步的文化，就除了依賴着贖罪愛的原理外沒有旁的道路。贖罪愛的法則是宇宙的法則。克魯泡特金所講的本能的愛是不夠的；本能的愛沒有超越於民族之上。超越於民族之上的是基督的強有力的贖罪愛，那是拿着宇宙的意識，要將人類陷於最悲哀的命運中的，也要拯救出來的一種努力。因為日本民族不知道這個至大的贖罪愛，所以我和豫言者耶利米有同樣的悲哀。饒恕我的罷，產生過孔子和墨子的國民啊，日本民族總有一天也會丟棄了鎗砲而在十字架的愛上覺醒罷！現在我除了謝罪之外沒有想別的。如果中國的同志們有來翻開這本書而一讀的時候，請記住在日本也有許多許多年青的靈魂是像我這樣懺悔着而懇求謝罪。

一九三四年二月八日

於菲律賓呂宋海上

賀川豐彥

譯者序

一九三二年的夏末，我開始讀起賀川先生著的越過死線這部長篇小說，我手不釋卷地在兩禮拜之間就一氣看完了。在這部小說中，我看見他描寫他的信仰的苦悶

，貧民窘生活的種種遭遇，以及他要來改良社會的堅毅的意志。我覺着我在無形中不知道增加了多少要往前幹的精神！我想起某小說家所說的那句簡潔的『看看這個人！』的話，我真想也學着這位小說家的口吻而說一句『請看看賀川豐彦這個人！』

序

我在這部小說後面所附錄的年譜上，看見了愛的科學這本書，我馬上去信訂了一本，書到後我才知道這本書已發行至二百餘版，待我將全書讀完，我覺着我好像得到了一種至大的安慰似的。這不是別的，這乃是因為我藉着這本書重新認識了基督教之爲何物，重新覺醒了我應該怎樣來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它教給我基督教

愛

的

學

的愛的體系，它指示給我愛的哲學。這種歡愉，我不能獨自享受，我應該介紹給中國已信主或未信主的人們。所以我就決定把它譯爲漢文了。

在我開始翻譯的時候，齊大教授 Rev. S. Lautenschlager 慨然借給了他的英譯本，這給我以莫大的便利，我不能不在這裏鄭重地謝謝他。

譯成之後，我去信請賀川先生爲漢譯本上寫一篇序，他欣然地應諾了。我相信他寫的那段短簡的文字，都是從心血中吐出來的，我盼望讀者諸位在來看書中的內容以前，請都先來看看那篇序，我覺着那篇序，活現了賀川先生的全人。

關於這本書的出版，煩勞孫恩三先生，齊魯神學院張伯懷先生的地方很多；特別張伯懷先生在炎熱的夏天，不辭勞苦地爲我解釋英譯本難解的地方，我必須在這裏也誠懇地謝謝他們。而在其他方面幫我忙的清水安三牧師和 Dr. Philip S. Evans，也都是使我忘不了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譯者識

目次

| | | |
|---|-------------|-----|
| 1 | 目 | |
| | 著者原序 | 一一一 |
| | 著者新序 | 一一二 |
| | 譯者序 | 一一三 |
| | 引論 | 一 |
| | 第一章 愛的創造 | 九 |
| | 第二章 愛的進化(上) | 二五 |
| | 第三章 愛的進化(下) | 四一 |
| | 第四章 愛與性慾 | 五三 |
| | 第五章 愛與戀愛 | 六七 |
| | 第六章 愛與結婚 | 七六 |

| | |
|-------------------|-----|
| 第七章 愛的倫理(上)..... | 八八 |
| 第八章 愛的倫理(中)..... | 一〇三 |
| 第九章 愛的倫理(下)..... | 一一九 |
| 第十章 愛與法律..... | 一三一 |
| 第十一章 愛與暴力..... | 一四九 |
| 第十二章 愛與經濟(上)..... | 一六五 |
| 第十三章 愛與經濟(下)..... | 一八三 |
| 第十四章 愛與勞動..... | 二〇七 |
| 第十五章 愛與社會..... | 二一五 |
| 第十六章 愛與鄰人..... | 二二八 |
| 第十七章 愛與教育..... | 二四一 |
| 第十八章 愛與藝術..... | 二六七 |

| | |
|-----------------|---------|
| 第十九章 愛與科學..... | 二八三 |
| 第二十章 愛與認識..... | 三〇一 |
| 第二十一章 愛與命運..... | 三一〇 |
| 第二十二章 愛與上帝..... | 三一九 |
| 結論..... | 三五一一三五六 |

引論

愛是一切的一切

引

論

啊，愛的飢餓！這使我多樣悲傷！無論在都會中，鄉村中，病院中，工場中，店鋪中，街上，到處都是這個令人恐怖的愛的旱魃！愛的露水無論在那裏都找不出來，連一滴也不剩地蒸發淨盡了。那比撒哈拉的沙漠尤為悲慘，比戈壁的大沙漠更形淒愴。當愛的最后一滴蒸發完結的時候，一切的人都發狂了，而開始虐殺起那些曾思索過愛的，曾珍重過愛的人了。看！一切的人都武裝起來了：拿着刀劍，鎗砲，長鎗，連古昔的錐矛都搬出來互相憎惡，互相猜疑開了。

日本是為恐怖的旋風所襲擊，它的組織從根底上動搖起來了。我不是說日本沒有軍隊沒有政府，我是說日本沒有靈魂。什麼？日本沒有靈魂？對了，日本的靈魂是和大地震同時震蕩開了。日本人不信用日本人。日本人嘗着為一個征服者的悲哀

愛

學

滋味了：他們覺察出在他們首都的正中是住着許多的反叛者了。日本人已經不信用自己，這使我至爲悲傷。

刀劍創造社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刀劍看作爲日本魂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除了愛之外不許使別的統治日本的精神。

愛是至高的帝王。除了愛以外沒有能征服世界的。那一切夢想世界帝國的都失敗了：秦始皇，亞歷山大，漢尼拔，朱理亞·愷撒，拿破崙，威廉二世，都如夢幻樣地消失烏有了。刀劍的征服僅是一瞬之間；牠的效力，不值半文。

愛是從內部凝固社會。那是一個楔柱，一條束帶。愛是不能毀壞消滅的。

日本不信仰這個，所以就不能征服世界。那些祈望征服地球的，止能威服直徑七千九百英里的地球表面；但是征服靈魂的連宇宙的心體都克服了。

我走遍東京能逢到半點愛麼？無論處女，賣報的，掌車的，當部長的——一切的人都作着喪志失神的面孔。我從內閣總理的官邸走到深川區猿江町那些張着亞鉛

房頂僅有立錐之地的貧民窟一看，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發現了日本的社會上是失落了愛。在劇場中，音樂會中，宴會上，公園裏，我只發見了靈魂的空殼。我看見歌唱的女子在紫綢綢的長袖衣服上，繫着一條銀絲刺繡的帶子出來了。那是多樣美麗啊！但是她雖然炫耀美麗，卻是一個蛻脫的空殼。當靠近貧民窟的弟兄們尚在悲慟他們的困窮的時候，她的這樣華麗算了甚麼？

在大川的岸傍有一個酒鋪，大地震的動搖把這個酒鋪的酒庫顛覆到河中了。凶猛的火燄使避難於岸邊的羣衆溺死於河中了。但是，有若干酒狂的癡人屈身於這些屍下，不是要來把死屍安置於別處，乃是要去收聚些整瓶的酒。因為不知有幾百瓶酒是橫在這個河底下。貪慾的人把拾來的酒瓶堆在岸上要去多收聚些，但是，等那偷酒的人潛於水中之間，若干羣衆一個接連一個地把酒全拿走了。那是大地震三天以後的事情。像那樣的事，大規模的行於國際之間的就是戰爭和貿易戰。

噫，請不要再叫我提起歐戰來！我的心爲那個痛傷。那不是人類做的事，那是

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做的事。他們不是人類！噫，他們是一架人類機械！是一隻沒有靈魂的野獸！否，野獸還有靈魂，但是他們爲肉慾而將靈魂賣掉，爲金錢而將人子鎖緊於砲口之前了。啊，這僅僅的追憶已經使我昏絕了。爲甚麼爲購買破壞，貧窮，血肉，姦淫，而殺掉八百萬生靈，傷損兩千二百萬人呢？

爲甚麼？那就是刑罰！就是天譴！就是沒有愛的自作自受。因爲七十七年的長時間他們受教於憎惡與爭鬭中，世界就照着他們所祈求的實現了。當樹被伐去的時候水自然要斷絕；當愛被蒸發淨盡的次日，大戰自然就要生起了。

我反對擯棄愛的一切的學問，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政治，一切的藝術，一切的宗教。我抗拒那些口唱信仰而不實行愛的所謂教會。我反對那些只知權力而不知道愛的法律製造家。若是因爲我這樣說要把我綁起來，就請綁起來好了，若是我無論怎樣也必須渴死於愛的沙漠的時候，我甯可要求快快地死於刀刃之下。

請不要對我提起基於仇恨之上的共產主義，因爲我是要來愛！請教給我依附於

憎惡之上的共產主義果能存在麼？支持於刀劍之上的共產主義不就是脅迫主義麼？革命可以成於一日之內。俄皇尼古拉二世爲克琅斯大得的砲聲驚嚇；克楞斯基未戰就逃走了；基爾的一擊把德皇威廉二世的王冠射落了。

但是愛不能成於一日之內！因爲愛不能成於一日之內，所以民衆才選擇了那種容易的鎗劍之道。不但如此，並且人類還是永遠被逼着渡這個劍刀之下的路，那些橫渡此路而挫折的立刻就要被切成碎片而倒於地下。來，你們這些邪術家，女巫，魔法使！你們計算一下在世界一切的劍刃下是有多少師團並肩着通過了！試一看那建立於劍刃之上的共產主義，一看那安置於彈子之上的王冠——兩樣都是過於醜惡啊！

然而我們能替鎗劍而拿着金錢來購買靈魂麼？暮春的女子，賣花柳葉的男子，小巷裏的不良少年，取締那些的警官，站在橋畔上的憲兵，若是這池稱起爲國家，則今日的國家真是位於地獄的近隣了。

我爲這種愛的飢餓失魂心痛。

請看看美國上議員的臉。波拉的『正義』和亥薩·約翰孫的『愛國心』是多樣動聽的雄辯！當人類住於地獄鄰近的時候，一切的憎惡與侮蔑都將聽如正義和愛國心了。

民族酷使民族；種族虐殺種族。因爲他們住在地獄的隔鄰，所以從地獄吹出來的憎惡的兇鶻把他們的眼都燒焦失明了。美國也是失明的一個。

我的靈魂啊，你爲躲避愛的旱魃是要往何地逃難？你將在何處找到湧着愛水的泉源？

人子們，不要往深險的谿谷去找愛的泉源，也不要往他人的胸中尋找。這個愛的泉源，唉，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對了，的確是對了！我爲醫治愛的飢渴而往別人的地處去尋求是錯了。我必須在我自己的胸底，掘出療治我這飢渴的愛的泉源來。